

一本为教师和家长解决教养难题 为特殊儿童提供爱与呵护的帮扶指南

芬坦·奥里甘 等/著  
郑威廉/编译

XIANDAI TESHU JIAOYU  
SHIYONG SHOUCHE

# 现代特殊教育 实用手册

重重迷雾笼罩的**特殊教育领域**亟需科学之光的照耀  
不论是遭遇**情感、智力、行为、躯体障碍**的孩子  
还是那些难以融入同伴的**“天才异类”**  
都正日夜期盼着父母、教师、同伴们的**全心接纳和帮助**

芬坦·奥里甘等/著  
郑威廉/编译

XIANDAI TESHU JIAOYU  
SHIYONG SHOUCE

**现代特殊教育**  
实用手册

Surviving and Succeeding in SEN by Fintan O' Regan © 2005 by Fintan O' Regan  
Profound and Multiple Learning Difficulties by Corinna Cartwright and Sarah Wind-Cowie © 2005 by  
Corinna Cartwright and Sarah Wind-Cowie

Visual Needs by Olga Miller and Adam Ockelford © 2005 by Olga Miller and Adam Ockelford

ADHD by Fintan O' Regan © 2005 by Fintan O' Regan

Dyslexia by Gavin Reid © 2005 by Gavin Reid

Able, Gifted and Talented by Janet Bates and Sarah Munday © 2005 by Janet Bates and Sarah Munday

These translations ar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York, London, U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Continuum 国际出版集团授权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转载。

版贸核渝字(2011)第 182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特殊教育实用手册 / 【英】奥里甘等著,郑维廉编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29-06796-0

I. ①现… II. ①奥… ②郑… III. ①儿童教育—特殊教育—手册  
IV. ①G76-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9896 号

## 现代特殊教育实用手册

XIANDAI TESHU JIAOYU SHIYONG SHOUCHE

【英】芬坦·奥里甘 等著 郑维廉 编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王梅 刘喆

责任校对:何建云

封面设计:重庆出版集团技术设计有限公司·黄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6.25 字数: 435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6796-0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张福娟

1760年法国人查尔斯（Charles Michel de）创立了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784年法国人范伦亨（Valentin Hauy）创办了世界第一所盲童学校。其后在欧美逐渐开展了盲人和聋哑人的特殊教育。如今，现代意义的特殊教育所涵盖的范围，远远不止盲聋哑人的教育，它包括一个从严重的身体或智力残障，到天才儿童的连续谱系，对特殊儿童的帮助涉及生物、心理和社会3个维度。

自20世纪以来，在发达国家中，特殊教育在质和量这两个方面都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20世纪40年代，凯纳（Leo Kanner）和爱斯伯格（Hans Asperger）就开始了孤独症的研究。对于天才儿童的系统研究，则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郝林沃斯（Leta Stetter Hollingworth）在1918年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出了天才教育的课程。从1921年开始，特曼（Lewis Terman）等人开始对天才儿童进行鉴定和长期的追踪研究。如今在发达国家，关于特殊教育的科研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在科研和民权运动等社会力量的推动下，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残障儿童教育法，以后又历经修订，渐臻完善。受教育权已经成为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弱势群体的残障者，其受教育权，更是体现了人权发展水平，得到了全社会关注。如今特殊教育已经成为政治家争取选票的一个重要领域。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非常惊人，特殊教育业已成为一个重要就业领域，创造出大量专业岗位，例如，各种具有专业分工的特教教师、语言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等。可以这样说，对特殊儿童教育权和教育质量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1874年英国传教士威廉·穆瑞（William Murray）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名为“瞽叟通文馆”。1887年美国传教士梅尔斯（Charles Rogers Mills）夫妇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名为



“启喑学馆”。解放以后，盲聋哑学校在我国各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1954年几经变迁的“瞽叟通文馆”由北京市政府接管，更名为“北京市盲童学校”。而“启喑学馆”历经沧桑，于2006年5月，再次更名为“蓬莱市特殊教育学校”。

现代意义的特殊教育在我国只有20余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末，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开始筹办我国最早的特殊教育专业。

为了我国数以千万计残障者的福祉，我们需要揭掉蒙在特殊儿童身上的神秘面纱，扫除种种缺乏科学根据的非难之词，将这些孩子从人们猜疑和歧视的心态中解放出来。为了更有效地帮助这些孩子，我们还需要及早地确认他们的障碍，并采用有效的科学方法去帮助他们。这一切，关乎儿童一生的成长。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下苦功夫学习掌握人类在特殊教育领域中已经积累的知识，普及这方面的实用技术，精心翻译这方面的资料。

《现代特殊教育实用手册》是英国高级特教教师所撰。全书根据最新科研资料，系统地介绍了儿童各种主要肢体和心理障碍的诊断和成因，以及如何在学校和家庭中帮助他们有效方法，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译者郑维廉博士在北美学习工作多年，曾在加拿大从事孤独症儿童的心理咨询工作，翻译过多部心理学著作，译笔流畅信达，因此我很愿意向广大教师和家长推荐这本书。

本书无论对于特教教师，还是一般教师都非常实用，因为许多具有特殊障碍的儿童不仅很难与一般儿童区分开，而且需要得到专业性的帮助，这些工作需要家长、教师、医生和各种专业人员的积极配合。例如，早期或轻度的孤独症、多动症、阅读障碍等，容易被忽视，或被当做“坏孩子”的行为；有些天赋很高的孩子往往在普通学业中只获得“丑小鸭”的成绩，这些孩子大多与一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需要每一位家长与教师去及时发现他们，并采取特殊的方法帮助他们。事实上掌握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识，早已经是教师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合格父母的必要知识储备。

我相信，本书可以为广大教师、家长和有关专业人员提供具体的帮助，更有助于我国的特殊教育事业，乃至人权事业的蓬勃发展。

张福娟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主任，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 译者序

特殊教育的重要性何在？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发展现状如何？它有哪些基本特点？对于我国方兴未艾的特教事业来说，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探讨与关注。

“人权”正成为推动 21 世纪社会进步的最响亮、国际化的口号。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没有入权的充分发展，那里的人民就谈不上是幸福的人民，那样的国家就不能算是高度文明的国家。

人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受教育权。对于特殊儿童而言，享有适合于他们特殊情况特殊教育，就是人权被保障的表现之一。忽视特殊教育，实际上就忽视了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在现代社会，特殊儿童，特别是残障儿童的受教育权，不仅成为一个国家人权发展水平的试金石，也成为一个民族对人权和受教育权重视程度的试金石。

在今天，我国的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特殊教育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不论在教育上的相对投入，还是在教育立法和管理上的相应措施，都与国际存在较大差距。下面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对特殊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基本特点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 美国的特殊教育

#### 一、美国特殊教育的概况

特殊教育是针对残疾或天才儿童的独特需要和能力，专门设计教育方案。残疾儿童的特殊性，严重地妨碍了他们在一般教育模式中取得进步；在智力、创造力或艺术领域表现出高才能的天才儿童，也往往在一般教学中表现不佳。特殊教育的服务可以让这两类孩子获得适当教育，帮助开发其潜



力。在美国，获得特殊教育服务的孩子，年龄在6~17岁之间。

美国联邦法律要求各州确认出所有残障儿童，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以1994年为例，美国公共教育和卫生部门确认出大约540万包括婴儿、幼儿和青少年在内的残障孩子。同年，美国教育部报告说，21岁以下的孩子中有12.2%接受过某种形式的特殊教育。被报告频率最高的残障依次是说话或语言能力方面的损伤、智力迟滞、其他成长障碍、严重的情绪障碍，以及一些特殊的学习障碍，例如记忆障碍。其他障碍则包括听觉、视觉或矫形方面的损伤，孤独症，以及创伤性的大脑损伤。在美国，还有数量日益增多的孩子被确认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从而获得特殊教育服务。

在美国，尽管联邦法律并未将天才儿童的特殊教育列为法定项目，但是仍有很多学校为他们提供特殊教育。据估计，全美天才儿童的数量大约为全部学生的3%~15%。

## 二、特殊教育的历史回顾

残障或天才的孩子一直都存在，但是特殊教育项目还是相对新鲜的事物。

从历史上看，残疾人往往被安置在医院、收容所，或其他机构里。在那里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教育。法国医生、教育家易塔德（Jean Marc Gaspard Itard）最早提出，通过特殊的教育方法可以为残疾人提供有效的教育。1801年易塔德在法国森林里发现了一名流浪的野孩子，并收养了他，为他取名维克多。从1801年到1805年，易塔德采用特殊的系统的方法教维克多与他人沟通，以及日常的生活技能，例如为自己穿衣。1848年易塔德的学生、法国心理学家赛格温（Edouard Séguin）移民到了美国，发展出几种在日后很有影响力的针对特殊儿童的教学方法。赛格温将提高身体机能与发展智力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强调残疾儿童的独立性和自我依赖。

在18~19世纪的美国，教育家开办了各种各样的特殊教育学校。1816年，美国牧师、教育家盖洛德（Thomas Hopkins Gallaudet）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公共聋哑人学校。1829年美国医生费希（John Dix Fisher）在波士顿创办了美国第一所盲童学校。在常规学校中办特殊教育班，则始于20世纪之初。纽约的范瑞尔老师（Elizabeth Farrell）是这些特殊教育班的教师之一，她在1918年为这些特殊孩子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组织迄今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凝聚了特教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专业团体。

在美国，有几股力量对特殊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包括父母和专业倡导团体、联邦法律、传统教育中的全国性发展趋势，以及民权运动。尽管美国有强迫教育法，但是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学校仍然将残障儿童排除在校门外。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的态度开始改变。如今，联邦法律要求学校必须完全接纳残障儿童，越来越多的残联儿童走进课堂，接受适合他们的教育。

### 三、美国关于特殊教育的立法

197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体残障儿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of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简称 EAHCA），这是美国特殊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后该法案又经历了数次修订。1990 年的修订将该法案重更为《残障人士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简称 IDEA）。

IDEA 要求公立学校必须为所有残障儿童提供免费并适当的教育。法律也要求公立学校为所有 3~21 岁的残障儿童提供支持性的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和身体的治疗，而不论其残障的类型或严重程度如何。为此，学校当局必须为每一位被认为或已具有残障的儿童提供全面的评估，该评估由教师、父母和适当的专业工作者（例如语言治疗师或矫形师）提供。

IDEA 也要求学校在制订孩子的教育计划时让父母有机会参与。此类计划是根据每一位特殊学生的特点制订的，它具体规定了特定的目标、方法和需要的服务。每一位学生的教育计划每年都需进行回顾和修正，而且要尽可能让残障孩子与正常孩子一起受教育。此外，IDEA 还要求让超过学龄期（21 岁左右）的孩子获得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渡性服务，以便帮助他们投入成年期的生活，例如就业、成人教育，并且找到适当的地方居住。IDEA 为学校发展特殊教育提供了来自联邦政府的经济支持。

另有一些联邦法律禁止对残障人士的歧视。1973 年的康复法（Rehabilitation Act）第 504 条规定禁止公立学校和任何联邦资助的项目歧视残障人士。1990 年的美国残障人士法（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则保障了残障人士被包括教育、工作、交通和电讯在内的所有生活领域所接纳的权益。

### 四、特殊教育的设施

由于服务种类、孩子年龄，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的不同需要，学校必须为



特殊教育提供一系列不同的环境和设施，以满足每一个孩子的需要；同时法律要求为残障儿童提供“受局限最少”的环境，因此学校在环境安排上最大化地减少对特殊孩子的限制。例如，轻度残障的孩子可以在正常的班级受教育，这样的班可以配备特教教师，也可以不配备。学校可为无法用手书写的脑瘫患者提供语音驱动计算机，让他们用语音进行数学演算，使他们能与正常的孩子一起上数学课。但那些更为严重的残障学生，需要更为特殊的环境，例如专门的学校、医院，或者在自己家里配备特殊的设施。

在常规的班级里，受过特教训练的教师与其他教师一起为具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制订实施教学计划。具有严重健康或行为问题的孩子则在专门的机构或医院中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们得到许多不同的教师和专家的帮助。例如，具有严重行为问题的孩子能够获得教育、心理健康和社会服务的系统帮助。残障的婴儿或幼儿往往在家里或社区（例如学校和医院）接受帮助。这类帮助被称为早期干预，聚焦于处理现存的残障症状或防止它们的发生。对于向成年生活过渡的年龄较大的残障青少年而言，教育计划主要围绕着在社区和生活环境中的功能性技能、成年业余教育和培训，以及各种支持机构的确认。

## 五、针对不同需求的教学

### （一）针对有行为障碍的学生

针对有行为障碍的学生，教师教授必要的社交技能，帮助学生表现适当的行为，以便维持和发展与他人的令人满意的关系。针对具有行为问题的学生，教师往往采用应用性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法。首先具体地定义并分析需要学习的具体任务（行为），并对目标进行量化；然后对学生的表现进行频繁地测度和系统地反馈；接着能在科学的基础上验证各种基本的因果联系，对行为问题的根源和后果给出细致的分析；最终确认出各种被家长和教师忽略，对孩子却具有实质性影响的环境因素，并予以调整、转变。行为管理技术帮助学生应对怒气和其他情绪，更好地解决问题，管理自己的行为。

### （二）针对有学习障碍的学生

有些学生在学习、记忆，以及传递信息方面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一些专门的教学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导向性教学（direct instruction）法。此种教学法通过系统的课程、高度结构化并且快步调的课堂教学，动员学生

频繁主动地参与教学。另一种方法被称为学习策略教学法，它专为教授具体的学习技能而设计，例如提高记忆力的策略，或问题解决的策略。教师也可以帮助学生围绕个别学习障碍而尝试一些特殊方法，例如，教师允许有记忆障碍的学生使用录音机来记笔记。

### （三）针对智力障碍的学生

智力迟缓是一种发育障碍，其主要特点是个体的智商明显低于平均值。发育障碍的其他类型则包括脑瘫、阅读障碍和某些学习障碍。智障学生的教育方案因学生残障的程度不同而不同，教学也可以仅仅围绕着发展沟通、社交或日常生活技能来展开。许多智障学生可以在当地学校的常规班级里接受教育，但更严重的残障学生可以在特殊学校或医院里接受教育。

### （四）针对肢体残障的学生

肢残学生可以从帮助其参与课堂活动的专门技术中受益，这样的技术可以是相对简便的，例如某些专门的拐杖，也可以是使用计算机之类复杂设备的。有时，某些技术设备非常昂贵，使很多学区的预算变得非常紧张，这时学区的管理人员就会与父母合作，商讨决定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便使教室的改造能满足每一个学生的需要。现在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当地学校被改造成对残疾人无障碍的场所，这样可以使那些单纯身体残疾的孩子能够与其他孩子一起上学。当然对于那些肢残并伴有其他残障的孩子则可能获得不同的特殊教育项目的资助。

### （五）针对视障学生

许多视力很低或全盲的学生除使用盲文进行读写，还可以使用特殊的手提电脑，让他们能够使用盲文或英语记笔记，并进行打印。高级的电子设备也可以将一般的打印文件转变成盲童可以阅读的形式。某些计算机可以扫描一般的印刷文件，并将其转换为语音文件。许多视障儿童仍然具有一定的视力，计算机可以将文件转换成足够大的字体，以便盲童阅读。

### （六）针对聋哑学生

聋哑学生教育可以借助强有力的耳聋助听器，也可以使用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的字幕。许多聋哑学生学习手势语，有一些学生通过解读嘴唇动作来理解话语，还有一些学生借助人工耳蜗的移植来恢复听力。人工耳蜗是通过外科手术植入的接收器，有微电极与之相连，将信号发送到大脑的相应区域。它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恢复听力。

### （七）针对天才学生



对于天才学生的教育往往是把其从常规的课程中撤出，转移到步调更快的课程中。有些孩子在某个领域具有非同一般的才能，可以允许他们减少用在其他学科上的时间，更多地聚焦于他们擅长的领域中更具挑战性的内容。例如，某个擅长数学的高中学生可以到当地大学去听更高级的数学课，而不是在他的高中听音乐课。某些天才学生可以跳级，也可以在任何年龄进入幼儿园、中学或大学。

## 六、特殊教育的发展趋势

今天的美国，残障学生的发展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光明。相比过去，教育家和医学专家对于许多残障（特别是那些因环境或健康风险导致的残障）的预防知识的掌握和宣传，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可以提供有效的特殊教育服务知识也在持续增长。教育工作者们也改进了为天才儿童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务，才能出众的孩子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加专门为他们提供的特殊教育项目。

### 来自加拿大的2个特殊教育案例

加拿大的特殊教育情形基本上与美国相似。笔者在这两个国家亲历了特殊教育的两个基本面，即针对残障者和天才儿童的教育。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本手册缺乏较详细案例的缺陷，我以一个孤独症和一个天才儿童的教育为例，具体地介绍特殊教育需求者和特殊教育的基本特点。

#### 一、华裔孤独症患者黄岩（化名）

黄岩现年20岁，住在多伦多。他的父亲是21年前移居加拿大的华人。他的智商大约相当于3~4岁的孩子。笔者初次接触黄岩时，他在自己家里与父母在一起生活。

##### 1. 黄岩的症状

孤独症的测评鉴定有时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黄岩最初的诊断是智残，而不是孤独症。我分管黄岩后发现，他虽然交往尚可，对父母和社工也表现出一定的感情，但是对他人的理解极其表层化。

黄岩的行为模式极其缺乏弹性，为了做想做的事，他甚至会揪着母亲的头发，不顾一切地坚持去做。对于感兴趣的事，例如分拣可回收垃圾、到超市将购物车推回原处等，无论在常人看来如何刻板、乏味，他都可以兴趣盎然地做上4~5个小时，直到筋疲力尽。

他的感知觉功能颇为异常（他会突然感到几百米外某楼房的某房间里有

异样声响，然后走到那里趴在地上往底下门缝里窥探)；黄岩有时候会突然毫无原因地大发雷霆，砸房门，死命地揪母亲的头发。细究起来，黄岩的这种异样反应也许是由于某些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对孤独症患者来说却能令其感到毛骨悚然的声音或其他刺激所导致。这也提示我们在辅导孤独症患者的过程中，必须细心观察，尽量避免这样的刺激。

21岁才进入青春期的黄岩(孤独症患者进入青春期往往很晚)会突然赤身裸体地出现在父母在家里召开的宗教集会上。社区的孤独症专家一起研究对策，想到的唯一办法只能是避免在家里开这样的集会，因为黄岩想做的事任何人都难以阻拦，无论是父亲的暴力，还是房门的幽闭，都难以奏效，他会不顾一切地砸烂房门冲出去。

孤独症的思维除了缺乏弹性外，还有其他的表现类型，黄岩的思维也具有相类似的特点。

例如，黄岩不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超过3的加减法他就无法以心算完成，虽然通过按计算器似乎能找到答案，但是他并不真的理解3以上的数字。黄岩的父母一直执著地教儿子幼儿园的算术，到20岁仍不放弃，但成效不大。

黄岩的思维也是非常表浅的。有一次冬天在湖边上，他非要踩着薄冰下湖，无论我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都无法阻拦，直到他陷进了泥塘，才赶紧回撤。

除此之外，他的元认知能力也有问题，他经常会问，“我是黄岩？”

以上这些特点都提示我们黄岩患的可能是孤独症。我将自己的意见提出，社区便决定对他重新鉴定，由专业人员带他到多伦多儿童医院进行测试。除了让照料黄岩的专业人员和黄岩的父母填写问卷外，还利用包含各种图形和物品的测试工具(黄岩无法识字)对黄岩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进行测定，由于黄岩的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这一测试断断续续做了两天，最后终于确诊他患的是孤独症。

## 2. 黄岩在加拿大的生活

黄岩19岁以前都在寄宿制特殊学校度过。黄岩在家里经常会面带喜色地播放自己在特殊学校的回顾录像。从录像中可以看到，特殊学校除了教会他穿衣、就餐等基本生活技能外，还教会他基本的社交技能。他会主动为别人开车门，博得一声真诚的感谢，他也会主动夸奖别人的狗，面对性情温顺的狗，他还会蹲下去抚摸它。



特殊学校也教会黄岩一些服务社会并从社会获得支持的技能。例如他对于回收可循环利用的垃圾特别感兴趣。如果他在街上看到不可回收垃圾箱里有易拉罐一类的物品，他必定会将它检出，放到可回收垃圾箱。从录像上可以看到，这是特殊学校教育的结果，他的这一行为不断地被特教教师通过表扬和录像等手段所强化。

黄岩在特殊学校也学会了在街上保护自己，例如穿马路时他会伸出右手，将手掌面对车辆，作出一个示意车辆放慢的手势。他的动作虽然带点夸张，但很能引起司机注意。

19岁后，黄岩的特殊教育结束了，他回到父母身边。政府每月补助700加元左右的生活费给黄岩的父母。此外，每周有一名社会工作者专门陪同黄岩20个小时左右，可以在家里活动，也可以外出活动。政府每周另外给黄岩40加元零用钱，用于由社工带他上麦当劳一类的饮食店，或者买黄岩喜欢的玩具。国家除了付给社工工资外，还负责社工带黄岩外出的里程津贴等费用。黄岩有时候发起脾气会将家里的门打烂，这些政府都包修。每年夏天，黄岩就如同其他加拿大人一样，可以享受10天左右的“野营”。由社工将其送至政府专为残障人士建立的距多伦多北面200公里的原始森林中的营地。一般人野营往往住帐篷，条件好一点的住汽车挂带的活动房，残障者野营住的则是典型的别墅，并且配有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照料为数不多的残障者。

黄岩虽然已经离开特殊学校，但是对他的照料，除了有专门的社工外，社区还配备有硕士学位的专家，以便应对一些专业化的问题。

黄岩的父亲一直没有放弃使黄岩不断提升的希望，他将孩子留在家里，要求社工教孩子算术等知识。在获悉黄岩患的是严重孤独症后，加上自己也步入老龄，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让孩子受到更多智力教育的愿望，同意让孩子到团体之家（group home），完全由政府来照料。北美有很多这样的团体之家，通常由几个社工与7~8个残障者住在一个小别墅里，照料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起居到娱乐。

政府在黄岩这样的孩子身上每年的花费达到6万~7万加币，远远超过加拿大的人均GDP，这方面的投入非常惊人，但是带来了很多工作机会。不过，在加拿大，对社工的要求很高，所有工作人员必须都持有证书才可上岗。

从黄岩的经历可以看到，加拿大政府对残疾人关怀备至，尽最大努力让

他们过上与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 二、华裔天才儿童斯哲（化名）

从中国到美国，再到加拿大，斯哲的父亲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和好邻居，因此我对斯哲的情况非常了解。斯哲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在中国他就通过智商测试，被两所重点小学录取。在小学一二年级时，遇到数学难题，老师总会点他的名字，让他来回答。但是老师对斯哲的品德评价不高，认为他行为规范不好。斯哲的父亲告诉我，班主任老师曾多次向父母告斯哲的状。有一次，由于一个孩子将斯哲的书包从楼上扔下来，他就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将这个孩子推入有浅水的池子；还有一次，斯哲不小心将花盆推落在地（在斯哲的班主任看来这是很越轨的行为）；更让班主任头疼的是，斯哲有一次竟然在学校里摔断了手。总之，老师认为这是个不懂规矩的、爱惹祸的调皮鬼，斯哲在同学中的朋友也不多。

斯哲在中国读完小学二年级后来到美国。虽然一开始他上课听不懂，但是老师很快发现这个孩子的数学能力比同龄人高许多。与此同时，不到一年时间，斯哲在英语环境中生活和学习已经没有问题了。有一天学校给斯哲的父亲发来一封信，信纸的正面是学校推荐斯哲参加鉴定天才儿童的心理测试的信，需要父母签名同意才能有效，反面是有关的法律条文。测试由学校心理学家丽莎博士亲自主持（美国的智力测验必须由具有很高专业资格的人士实施），为了防止孩子紧张，允许斯哲的父亲陪在旁边，但被预先告之，不允许给予任何提示。测试结果很快寄给了斯哲的父母，斯哲智商的2个主要分数分别为140和136，测试结果还包括老师对斯哲的评价。按照美国法律，斯哲符合接受语文和数学两个天才教育项目的条件，很快便被推荐进入这两个班。

该小学数学的天才班上一共只有2名学生，都是华裔（该小学处在富人区，以白人为主，华人学生不超过10%）。语文天才班有4名学生，除斯哲外，另外3名是白人。天才班学生的其他课（例如音乐、体育、科学）仍然与其他孩子一起上。天才班的课由学区的天才支持教师（gifted supporter）到各个小学巡回教学。数学课上更多的是需要逻辑思维的题目，教学主要采取讨论的方式进行。语文课则有很多项目让学生做，例如，像三四年级的孩子就会被要求撰写对美国各位总统进行研究的文章。有一次老师让斯哲写一本配上他自己画的图画的“书”，学校将它送到专业装订师那里做成硬面精



装书发还给斯哲。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斯哲的写作热情，以后他经常想要写书。语文教师还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能偷别人的思想，凡是引用别人的观点或研究成果，均需注明出处。

语文教学特别提倡学生多读书，有一次老师让学生开展读 100 本书的活动。具体方法是 10 名学生组成一组，每人读 10 本书，并按照老师给的提纲向整个小组报告所读的内容。这样就等于每人读到了 100 本书。

有一次斯哲的小学里举办了一场模拟小型社会的活动。孩子们自己寻找伙伴，分成各种小组，有的开银行、发货币，有的制造商品。到了某一天，学校将所有家长请来参加孩子们的“商品”交易会，用孩子自己的货币购买他们生产的小商品。最后老师让大家总结经验，大多数孩子都踊跃发言，天才班的孩子表现更是不俗。

斯哲还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和乐队，学校根据斯哲的情况建议他学小提琴，学校可以借给孩子乐器，每年只需交纳少量用于维修乐器的费用。

斯哲在美国生活了近 4 年，于初中一年级时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一到加拿大，父母便将斯哲在美国的智商测定结果交给学校，但是由于加拿大对天才儿童的选拔是定时进行的，并且孩子必须先进入普通学校接受考查。斯哲在普通学校学习了几个月，在这个时期，他的父亲曾告诉我，斯哲经常偷偷地掉眼泪，原因是他感到普通学校的课程实在太容易。数月后，专门为斯哲举行的鉴定会终于开始了，校长亲自开车送斯哲的父亲去中心学校参加会议。会上宣读了斯哲在美国的各位任课教师的推荐信和他的智商测试结果，由于斯哲的智商已经超过千分之一，就不需要再测了。加拿大的天才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美国，因此多伦多采取将天才儿童集中起来办班的方法。有着 60 万人口的多伦多士嘉堡区每个年级一共只有 2 个天才班，每班 16 个学生左右，天才班设置在师资力量较强的普通学校里，并配有专职教师。由于要离开原来的学校，学校中分管天才学生选拔的教师按照选送程序开车带着斯哲和父母先去新的学校考察，然后让孩子自己决定是否要去新校。

天才班的学生不必每门课都选天才课程，可以上一定量的普通课程。学生可以选经济学、哲学、历史、地理、生物学等。其中高中数学课中还有线性代数、微积分、向量解析几何等大学课程可供选择。选修课占了一定的比例，使学生具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语文课与在美国时的一样，没有固定教材，以各种文学作品当教材，每学期都要求进行一定量的作品分析，写作课

上教师特别强调作文要有新思想，表达时要求努力创造能表达自己独特情感的新措辞，力求避免陈腐。

加拿大的大学招生完全根据中学的平均绩点。天才班虽然课程难一些，但是录取时只是略有加分，基本上还是根据绩点，因此大学录取主要考量的是学生的勤奋度。斯哲最后被安大略省最好的大学录取。他的理想是从事核聚变研究，为拯救地球做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斯哲初中来到加拿大后，失去了原来的朋友，在普通中学读了几个月后又进入了天才班，班上虽然有华裔学生，但是基本都是港台地区来的，加上斯哲不善于社交，因此他的朋友一度很少。他的父母认为这个孩子很聪明，将来能读上好学校，在北美找工作不会有问题，因此很少关注他的社会化成长。由于缺乏父母关注，斯哲的情绪很不稳定，曾出现严重的情感问题。经过学校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斯哲终于能够聚焦于自己的优点，学会了自我认同，同时也学到了一些诸如倾听和共情的社交技能，并能够将交朋友与学习结合起来，使它们相互促进。

斯哲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不愿意下苦功，总以为自己有能力走捷径，这也是不少儿童的特点，这是特别值得担忧的。

通过以上对真实情况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北美特殊教育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也可以窥见北美特殊教育的概貌，以及政府对它的高度重视程度。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 我国特殊教育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为特殊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基础，但特殊教育的发展与普及仍然阻力重重。目前，许多教师和家长对于特殊教育的专业知识，仍然十分匮乏。大多数教师往往只是一知半解地知道几个名词，对特殊儿童的困难缺乏科学的理解，使很多儿童的行为问题得不到科学的处理。这些孩子或被当做“坏孩子，”或动辄被贴上“多动症”“抑郁症”的标签，被简单地视为需要靠服药来解决问题的“有病”的孩子，很多孩子因此受到极大的伤害。患多动症的孩子，如果没有得到科学的帮助，很容易沦为罪犯；大量陷于痛苦深渊的抑郁症儿童，不断地经受着种种负性情绪的煎熬，生活在重重压力之下，不仅成长受到阻抑，更有甚者可能走上绝路。面对这种现况，让我们感到痛心、感到汗颜。

在特殊教育领域中，首先需要科学之光的照耀。普及专业知识，特别是



心理学知识，是至关紧要的。尽管特殊儿童的问题有其先天因素，但是更多地还是后天处理不当才使先天不利因素放大，造成不良后果。只要采用科学的心理学方法及时加以处理，大部分特殊孩子都可以成为有用之材。鉴于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教师和家长中普及专业知识。此举将能挽救大量的孩子，包括那些难以融入群体的“天才异类”。

本书为英国 Continuum 出版集团的特教系列丛书的翻译本，重点介绍特殊儿童的鉴别、行为管理、教学等实用内容。本书做为专业性书籍，却比较系统且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最新的科研动态。对各种类型特殊心理（孤独症、多动症、阅读障碍、情绪和行为障碍、脑瘫、聋哑人、盲人以及天才儿童等）的原因，以及对相关心理矫治方法的科学原理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

在如今提倡全纳教育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大部分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接受教育，这就要求普通教师也要掌握部分特殊教育领域（例如阅读障碍、多动障碍和天才教育等领域）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以便满足特殊学生的需求。因此本书虽然首先针对特教教师而作，但是其中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普通中小学教师。

特殊儿童的障碍虽然客观存在，但是由于许多精神障碍至今仍然难以严格界定，例如对于多动症发生率的统计，各国的数据便大相径庭。而且精神障碍诱发原因往往是多因素的，是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生物学因素与心理学、社会学因素纠合在一起导致的。即使某些主要根源为生物学因素的严重精神障碍，例如严重的孤独症，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受后天因素的极大影响。对于儿童的情绪障碍、行为障碍，例如焦虑、抑郁和多动而言，后天因素，例如父母、兄弟姐妹、伙伴和教师，都会对其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医疗化（medicalization）倾向，不轻易给孩子贴上“××症”的标签，避免过度或单纯地依赖药物，也要反对走向另一个极端，主观地将孩子的问题都归入心理，甚至思想品德问题。孩子的问题既有模糊性，又有多因素性，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不宜轻易地贴标签。为了防止上述这两种倾向发生，首先需要我们对问题有一个清醒的、科学的认识。由于精神医学模式仍然处在从单纯生物学模式向综合性方向转变的过程中，传统医学模式仍然根深蒂固，同时由于行为和认知问题容易被发现，而大脑内的生物学或神经学方面的问题不易被确认，因此医疗化和非医疗化的问题都存在非常顽固的单一倾向。本书虽然指出了采用综合性方法的必要性，但是对于防止上述这两种倾向，却没有给以明确强调，且并未在这方面提供具体的方法。这是